

草婴译著全集

(套装共12册)



草婴

★一代翻译大家草婴毕生心血

★译著全集中文版全球独家发行

★列夫·托尔斯泰经典作品全收录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版权信息

书 名 草婴译著全集（套装共21册）

作 者 【俄】列夫·托尔斯泰 【俄】戈尔巴托夫 【俄】
尼古拉耶娃 等

译 者 草婴

责任编辑 夏宁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关注我们的微博： @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关注我们的微信： shanghaiwenyi

意见反馈： @你好小巴鱼

目录

CONTENTS
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一卷：战争与和平（一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卷：战争与和平（二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三卷：战争与和平（三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四卷：战争与和平（四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五卷：哈吉穆拉特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七卷：童年·少年·青年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八卷：哥萨克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九卷：复活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卷：一个地主的早晨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一卷：安娜·卡列尼娜（一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二卷：安娜·卡列尼娜（二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四卷：顿河故事 他们为祖国而战 一个人的遭遇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五卷：新垦地（一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六卷：新垦地（二）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七卷：顿巴斯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八卷：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当代英雄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十九卷：幸福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十卷：加里宁论文学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十一卷：草婴译作集外文编](#)
- [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十二卷：我与俄罗斯文学——翻译生涯六十年 草婴集外集](#)



章婴译著全集



战争与和平 (一)

第一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版权信息

书 名 草婴译著全集第一卷：战争与和平（一）

作 者 【俄】列夫·托尔斯泰

译 者 草婴

责任编辑 夏宁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

ISBN 9787532163618

关注我们的微博： @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关注我们的微信： shanghaiwenyi

意见反馈： @你好小巴鱼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
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
- 12
- 13
- 14
- 15
- 16
- 17
- 18
- 19
- 20
- 21
- 22
- 23
- 24
- 25

第二部

- 1
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
- 12
- 13
- 14
- 15
- 16
- 17
- 18
- 19
- 20
- 21

第三部
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
- 12
- 13
- 14

15
16
17
18
19

注释

第一部

1

“哦，公爵，热那亚和卢卡^[1]，如今成了波拿巴^[2]家的领地了。我可要把话说在前面，您要是不承认我们在打仗，您要是再敢替这个基督的敌人（是的，我认为他是基督的敌人）的种种罪孽和暴行辩护，我就同您绝交，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，也不再像您自称的那样，是我忠实的奴仆。^[3]哦，您好，您好！我知道我把您吓坏了，请坐，坐下来谈吧。”

1805年7月，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安娜·巴夫洛夫娜·舍勒在迎接第一个来赴她晚会的大官华西里公爵时，说了上面这番话。安娜·舍勒咳嗽有好几天了，她自己说是得了流感（流感当时还是个新名词，很少有人使用）。那天早晨，她派一个身穿红色号衣的听差分送请柬，请柬上千篇一律地用法语写着这样的话：

伯爵（或公爵）！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活动，如果参加一个可怜病妇的晚会不会使您太难堪，那么，今晚七时至十时我将在舍间恭候大驾光临。

安娜·舍勒

“嚯，您的话真厉害！”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对这样迎接他毫不介意，回答女主人说。公爵身着绣花朝服，脚穿长筒袜，低口鞋，胸前佩着几枚星章，扁平的脸上容光焕发。

他讲一口典雅的法语（我们的先辈当年不仅用这样的法语说话，而且用这样的法语思想），用的是在社交界阅历丰富、在朝廷里地位显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语气。他走到安娜·舍勒跟前，低下洒过香水的亮光光的秃头，吻了吻她的手，然后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请您先告诉我，您身体好吗？好让我放心。”他说，没有改变声音和语气，但从表面的礼貌和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弄的意味。

“一个人要是心里不痛快，身体怎么好得了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凡是有感情的人能过得舒心吗？”安娜·舍勒说。“您今晚就待在我这里，行吗？”

“那么，英国公使的招待会怎么办？今天是礼拜三。我得到那里去露面，”公爵说。“回头小女要来接我，陪我一起去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。说实在的，这一类招待会啦，放焰火啦，越来越叫人腻烦了。”

“要是他们知道您不乐意，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。”公爵说，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时钟，习惯成自然地说着自己也不想叫人相信的话。

“别挖苦我了。那么，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究竟作了什么决定？您是无所不知的。”

“怎么对您说呢？”公爵有气无力地冷冷说，“作了什么决定？他们说，既然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，那我们也只好背水一战了。”

华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有气无力，就像演员背诵旧戏的台词。安娜·舍勒正好相反，别看她年纪已有四十岁，说起话来还是生气勃勃，热情洋溢。

她的热心使她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。有时，即使心里不愿意，但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扫兴，她也会竭力做个热心人。安娜·舍勒经常现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草婴译著全集【作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等全收录。不可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67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